

楊椒山集校注

〔明〕楊繼盛 著

李洪程 校注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仙江



楊椒山集校注

[明]楊繼盛 著

李洪程 校注



蘭臺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楊椒山集校注/[明]楊繼盛 著；李洪程 校注- 初版

臺北市：蘭臺，2015.05

ISBN 978-986-5633-04-2 (精裝)

面：公分

846.6

104003848

楊椒山集校注

作者：[明]楊繼盛 著；李洪程 校注

編輯：高雅婷

美編：高雅婷

封面設計：林育雯

出版者：蘭臺出版社

發行：蘭臺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1號8樓之14

電話：(02)2331-1675 或(02)2331-1691

傳真：(02)2382-6225

E-MAIL：books5w@gmail.com

網路書店：<http://bookstv.com.tw/>、華文網路書店、三民書局

<http://store.pchome.com.tw/yesbooks/>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總經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戶名：蘭臺出版社 帳號：18995335

網路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香港代理：香港聯合零售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樓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話：(852)2150-2100 傳真：(852)2356-0735

總經銷：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廈門市湖裡區悅華路8號4樓

電話：86-592-2230177

傳真：86-592-5365089

出版日期：2015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600元整（精裝）

ISBN：978-986-5633-04-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楊忠愍公遺像

吳江後學麗陰重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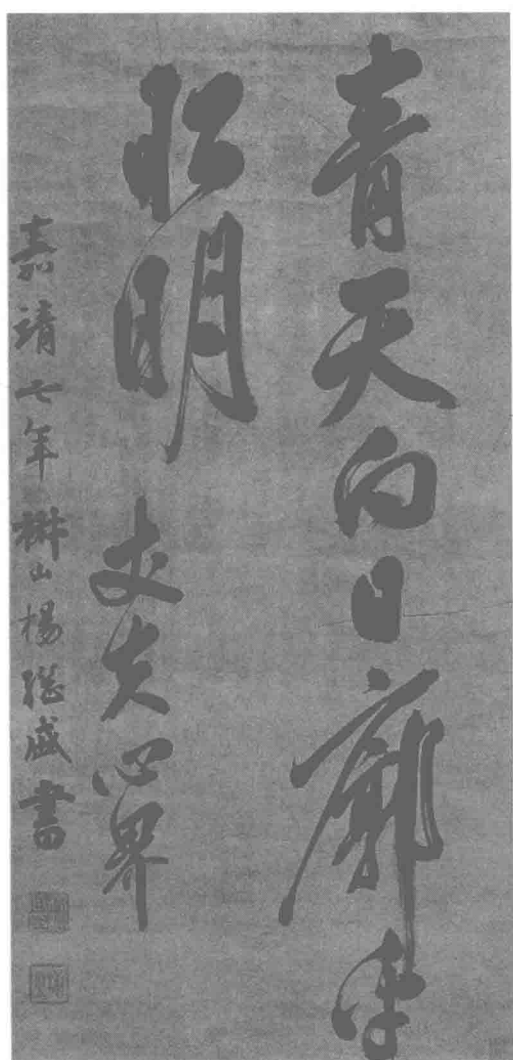
楊繼盛畫像



楊繼盛書聯語

明刻。石在北京宣武區達智橋松筠庵。

拓片高 97 厘米，寬 31 厘米。行書。



楊繼盛書

青天白日，廓乎昭明，丈夫心界。



椒山楊繼盛書

是何意態雄且傑（杜甫《天育驃圖歌》句）
不露文章世已驚（杜甫《古柏行》句）

九日崑崙賜飲擬和劉靜修先生九日九飲韻體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屬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況
後幽人情興多

其二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髮任婆娑四時佳興似堪誇
道當秋百感多

其三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予多此身不是乾坤客
我蒼天欲若何

其四

楊忠愍公集

卷之三

八

四飲須聽第四歌傷人休笑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湧風
落盃中慢起波

其五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閒中看破盈虛故聚
散浮沉總太和

其六

六飲將醒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
欲凌虛一拂摩

其七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竅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色愛

同恣今天王聖明

題梅軒號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好，梅
花雪花相映輝。孤根深托雲石裏，天與清香豈偶限。不向
春光藉豔陽，寧隨上苑爭桃李。老幹雪鋪翻助清，層冰萬
丈影涵明。幽姿皎皎塵埃絕，翠綠逼人冷氣生。高樹叢中
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偷然遠嶺輕風起，吹落亂山草
木香。一校潔素羞粉白，娟娟月娥羞新裝。一校黃華染圓
鬢，橫金綴果色微茫。一校朱英丹楨骨，錯認天桃帶淺霜。
一校紫莖書初破，曉曉霞飛落緋衣。傍一校同心並頭，鳳暗
楊忠愍公集

卷之三

九

沙畔睡雙鶯，影隨龍月瘦。骨柳天勁和寒石，枯隴藏烟
鶯蝶不相識。風雨更偏妬，水葩凍帶應難落。一任寒荒老
管美前川，古瘦清香原太始。品題群花更無比，一段幽閒
惟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梗迥絕俗。梅花如人人
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愜衷曲，樽酒相看花解
語。似促早上金闕，去商家正須和羹。林休爲花神，滯野墅
花落結實調。四春心來端可驚，風震惟願分種千萬山。以
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刑詩一首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書影二

楊忠愍公集卷之四

明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
容城楊繼盛著

自著年譜

予家原口外小興州人

國初以州常被虜患盡徙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
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入樂安里籍居城
東北河照村世業耕讀補縣學生員有代不乏人然止
於教官而已及今則子孫繁衍至百餘人才以漸而
盛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
楊忠愍公集

卷之四

乙

子三人長綱綱即子同母兄次繼美子庶兄父妾陳氏
所出其三節不肖也父娶母曹氏本縣民人曹忠室女
生子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
謂曰卜者相者以子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首身
腰三停必不凡也高門閭大宗族在是子矣丁丑年二
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
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奇星頭庚辰年五歲父妾陳氏
有寵而妬母甚矣所舅曹安白之於官親戚知父妾之
惡同居必加害於母也遂共議父與母各居矣將家產
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二母及兄與子得其一辛

鐵肩辣手 浩氣丹心 （代序）

——楊椒山的人格力量及詩文精蘊

李洪程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這是楊椒山臨刑前獄中題壁。北京宣武門外達智橋街松筠庵，原為椒山故居，後人曾書此二句為楹聯懸於堂中。這一聯詩，是楊椒山一生心志氣節和事業的光輝寫照。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晨鐘報》，第一任主編李大釗，曾於1916年8月20日把第一句選作警語印在報頭上，並注明「楊繼盛語」。後來，又大筆揮寫此聯贈給摯友楊子惠，把其中的「辣」字特意改為「妙」字。從此，這一副名聯更廣世流傳，膾炙人口。

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保定容城人，明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少時家貧，曾牧牛於村野之間。父母早喪，刻苦自勵，肄業於鄉園寺院。他文武兼備，剛正不阿，在短暫的政治生涯中，一年被貶，三載囹圄，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華，所謂大明王朝竟以陰沉沉的黑暗葬送了他。死時僅三十九歲。

然而，他畢竟有一個震天動地的人生。

他對嘉靖皇帝和首輔嚴嵩的抗爭，不但是政治之爭，而且是人格之爭。他的血肉之軀倒下了，他的光輝人格卻高高站立起來。他留下三卷文章，一卷詩歌，雖然數量不多，但其中充滿十

六世紀中葉中國的良心之聲。

一

楊椒山的人格力量之一——高度的耿介。

楊椒山認為，耿介是一種派生于道義並維護道義的強大的人格力量。他在《介軒說》裏說：「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在他看來，人的耿介出自內心的善的動機，內心的善又是由一種神聖的道義力量所賦予。這種耿介不是由外人可以強加的。排除其神秘成分，他顯然旨在強調耿介的產生取決於人的內在因素，即人內在的道義的素質。他接着又說：「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就是道義的具體化。而耿介正是道義賴之實現和支撐的質幹，其重大功能私毫不容忽視。

耿介的表現是剛正廉明，表裏如一，始終不渝。他在《介軒說》裏闡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見解非常透闢。椒山極爲重視人的內心世界，認為只有內心耿介，才能「自心而身、而家、

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他仍感不足，又進而指出，介之及於天下才算「至介」。爲了再深入一層，他更特別強調：「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綜其所述，既剛且廉，去僞求真，剛能和愛，廉不圖名，真心介於內，本色化於外，直至及於天下，有始有終，耿介至此，才可謂臻于真正完美的境地。椒山不但有深刻鮮明的耿介意識，而且有超世拔俗的耿介行爲。他所堅持的耿介人格是在和當時的社會氛圍以及最高統治者相衝突的行爲中而形成並存在的。封建宗法制度所欽定了一套磨滅自我的人格模式，造成大批士子馴服、麻木、萎縮、扭曲的人格形態。但是楊椒山就是不甘心如此，就是要表現爲「社會的良知」，寧可付出血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他的耿介行爲突出表現在兩次抗疏的壯舉之中。

第一次抗疏——是在嘉靖三十年二月，他剛從南京吏部升任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就在不久以前，京畿發生過「庚戌之變」，屬於韃靼部的俺答曾大舉入犯京師，焚掠外城數日而去。椒山一到北都，「志欲身親兵事，掃除胡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着實幹事」。（《自著年譜》）更嚴重的是朝廷在這民族危亡關頭卻採取妥協策略，要與俺答議開馬市。椒山心如火焚，挺身而出，上了《請罷馬市疏》，力陳「十不可五謬」之說，認爲此繫國家盛衰之機，應收回成命，銳意戎兵，加強國防。怒斥了出此奸計的咸甯侯仇鸞，並指責嘉靖皇帝失信于民：「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

況于天子之尊哉？」

第二次抗疏——是在嘉靖三十二年正月。馬市開後不久，俺答背信棄義，仇鸞暗中通敵奸情敗露，這正證明了椒山的預見，朝廷一歲四遷其官，其中還暗含着嚴嵩欲拉攏椒山的意圖。椒山明知其意，卻不把個人得失放在心上。雖因前次彈劾仇鸞瘡癥未合，雖經夫人勸阻「夫一侯鸞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他都置於不顧，為擔天下道義，遂把一副著文章的辣手狠狠指向龐然大物嚴嵩。就在到北京上任剛滿一個月的時間，又遞上了他的第二篇萬言書《請誅賊臣疏》。疏中揭發了嚴嵩禍國殃民的「十罪五奸」，並把犀利的筆觸又一次刺向嘉靖皇帝：「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

椒山這兩次重大的耿介行為具有突出的特點：值諱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初入仕途便出位建白，直言時弊，兩次相距僅一年多，表現出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獻身的道義精神。兩次矛頭所向都是最高統治者。仇鸞是當時最大的軍事寵臣。嚴嵩是內閣首輔，他集奴才相、壟斷狂、陰毒大師、虛偽型人格於一身，成為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大政客兼大貪官之一。朱厚熜是個昏君加暴君的人物，他以道流為師，以經術治國，是歷史上著名的煉丹皇帝之一，多疑、殘忍、乖戾、昏聩，成為變態型的帝王人格範型。君臣互相欺騙玩弄而長期結合，造成了一個綱紀廢弛、宦風不

正、內外交困、歲無寧日的大黑暗時期。楊椒山抗疏是這個時期對嚴嵩第一次最全面的揭露，是對天子尊顏最嚴重最大膽的觸犯，他比海瑞小兩歲，罵皇帝卻早了十幾年，表現出剛棱疾惡的伉直之氣。椒山兩次抗疏都受到極其殘酷的迫害。第一次用刑之後，被貶爲狄道典史。第二次又是廷杖，而達到極限，鎮撫司一連三番拷打一百九十二棍，脛骨夾出，手指拶斷，僅隔一天，錦衣衛又重打一百棍。硬是要往死裏打。受打之先，有人送蚌蛇膽一塊，說「服之可以禦杖」，椒山慄然答道：「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哉？」遂談笑赴堂。

兩次壯舉，驚天動地，真乃國家之砥柱。兩篇奏疏，震古鑠今，實爲人間真文章。明末思想家李贄讀了第一篇奏疏批註道：「具十分識力，十分才調，二十分膽氣。」又讀了第二篇說：「若論此疏，直是具二十分識，二十分膽，二十分才矣！」（《李卓吾評選楊椒山集》）清人錢大昕在《潛研堂文集》中稱讚椒山說：「古所稱真鐵漢者，唯公足以當之！」而椒山臨刑前在獄中奮筆疾書的「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正是他自己耿介人格的高峰雕塑。

二

楊椒山的人格力量之二——自覺的憂患。

打開他的詩篇真是一片悲涼之氣。他有冤獄之憂：「西風滿地苔痕紅，儘是渭囚冤淚血。」（《獄中紅苔》）有生死之憂：「四

海尋家何處是，此身死外更無求。」（《小雪》）有凍餒之憂：「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因冷感興》）有孤獨之憂：「相知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穿入氣樓。」（《夜感月有懷》）有勳業之憂：「死生浪寄乾坤外，勳業虛思泰嶽巔。」（《和趙兵馬海壑韻》）有抱璞之憂：「璞在不妨仍泣獻，踟躕無計達楓宸。」（《元旦》）有沉冤莫白之憂：「捫胸問心心轉迷，仰面呼天天不語。」（《苦陰雨》）有悲士不遇之憂：「不共群芳發上苑，卻憐異種出燕臺。」（《和商中丞朱葵》）有民族之憂：「如今胡虜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千城？」（《東岡》）有國家之憂：「疏雪飄殘憂國淚，寒更敲碎貫城愁。」（《小雪》）……。

楊椒山有無窮的憂患，他對憂患有驚人的心理承受力和肉體承受力，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同時經受精神和肉體雙重的巨大摧殘，在這方面他超出許多憂患之士。廷杖是明朝一種極為殘酷的刑罰，百杖即等於判了死刑，而且是極端痛苦凌辱的死刑。椒山受的是最重的廷杖，但他受刑時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視己身若外物。投入監獄後，忽而死，忽而甦，兩腿腫脹，棒瘡沖心，無刀針可刺，並被斷絕一切藥物。他就打碎瓷碗，用竹箸綁瓷片，打箸入瘡，兩腿打五六十孔，瘀血初噴丈餘，後順腿流地，約數十碗。他挺身端坐，三日不眠，以防昏死。後來，他還曾親手將刀刺入腿部一寸深，割肉放膿，還割去腿上斷筋二條。他割瘡時，獄卒持燈手顫幾欲墜地。朝廷愈把他置於死地，他愈是偏偏不死。他日後在詩中寫道：「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元旦》）他笑對死神，並不是沒有作死的準備，「性癖從來歸

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朝審途中口吟》）但他卻不輕易去死，他生的頑強超過死的壯烈。他是抱着對生活悲劇和社會悲劇自覺進行體驗的一種心理情態，在積極進取中主動地走向憂患。他不惜因憂國憂民而主動去獲罪，又因獲罪而更加深自己的憂患。

楊椒山更深層的憂患是爲當政者不識憂患而憂患。「憂時淚應筓歌落，報主心希宇宙新。」（《有感》）當權者只知腐化享樂，這正是誤國害民的根源。椒山極爲痛心，以「淚應筓歌落」的憂患行爲與其針鋒相對。椒山還看到當政者由放棄憂患、逃避憂患而發展到故意拒絕憂患、掩飾憂患。「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餓夫寒欲死，來年總稔濟誰饑？」（《微雪有感》）據《明實錄》記載，每逢下雪上表稱賀已形成朝規。椒山在寫此詩的同時說：「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慌，似非太平景象。」「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痛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上徐少湖公論救荒書》）椒山對粉飾太平充滿反感，他還在詩中曾以鴉喻諫臣，以鵲喻諛臣，以聽者暗指皇帝與權貴，有力地抨擊了報喜不報憂的虛偽風氣：「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鴉聲好，野鵲毋勞噪夕陽。」「好音唯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鴉鳴何少鵲何多！」（《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朝廷不是完全不知憂患，但出於帝王和權貴的私憂，往往造成重大的決策失誤，隱伏著更深的國憂。「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